



李正仁在日内瓦工作照。



李正仁在会议期间在翻译箱内做口译。

迅速翻译成中文发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的口译员差点以为是有关手榴弹 (grenade) 的内容, “过了好一会儿才真正进入状况, 原来是格林纳达的人写了信向联合国告美国的状”。

在与联合国的三年合同到期后, 夏平回到了中国, 之后从事着翻译、教师的工作。在 1999 年至 2006 年间, 他还担任过日内瓦、曼谷等地联合国机构的约聘审校人, 有时也会到当地出差几个月。

至于闲暇时间的的生活, 与在联合国工作时相差无几, 夏平喜欢关起门来看书, 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用语和专业知识。在他看来, 这也是作为翻译人员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

如今, 夏平过上了退休生活。回想起联合国的工作经历, 他形容, 就像是坐在戏院的第一排, 亲眼看着国际风云变幻, 开拓了自身的眼界。而看到中国逐渐强大的国力和日渐提升的国际地位,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联合国任职, 夏平感到十分欣慰。

中文记录得到重视

1982 年, 第三期招生, 联合国译训班学制改为两年, 此后一直没有变化。

李正仁是第四期译训班的学员。“在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前, 国民党当局的联合国代表发言一般都用英文, 中文同声传译形同虚设, 联合国文件也用不着都翻译成中文。中文的记录极不受重视。”李正仁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当时, 联合国六种

正式语文 (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中文) 中, 只有中文没有“逐字记录”这一职位, “因此, 我们那一届除了口笔译外, 也增加了逐字记录的培训”。

据了解, 逐字记录是联合国机构记忆的一部分。逐字记录以六种正式语文同时印发, 其作用是记录“谁在会上发言”“具体说了什么”和“作出哪些决定”, 也是经过编辑的会议记录。每种语言版本都包含用该语言所作的发言和用其他语言作出的发言的译文。

李正仁清楚地记得, 1984 年 7 月 2 日刚毕业, 他就和其他 7 个同学办了手续前往纽约, “因为 9 月 16 日联大就要开始了, 中文的逐字记录科也就在这时正式运作了起来”。

“逐字记录员不多, 有权获得正式逐字记录的联合国机构, 仅限于大会一般性辩论、安全理事会等小部分机构。我们当时就 8 个人每人 10 分钟轮流记录, 如果轮到你的时候, 发言人语速很快, 那可能需要翻译的内容就多一些。”李正仁介绍道, 中文逐字记录员的工作是以书面形式把会议期间所有发言快速译成中文, 作出永久的历史记录。而逐字记录员在过去必须本人前去所有会议的现场, 但现在已能够通过电子传输的会议数字录音开展工作, “早先安理会开会时, 马蹄形的桌子中间那张长方形的桌子, 坐着的就是我们逐字记录员。无论会议几点结束, 逐字记录的工作都要求在第二天上午 10 点前完成。因此, 我们的工作强度还是挺大的, 加班也是经常有的”。

李正仁告诉记者, 当时在联合国工作, 身份为“国际公务员”, 发放联合国工作人员护照, 但同时他们也是国家派出的涉外人员, 必须遵守《外交人员守则》。译训班译员们大部分